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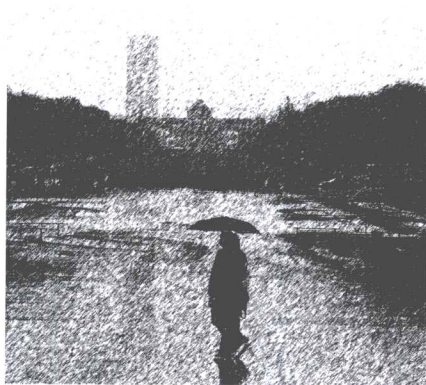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时光左岸 的自动回复



积雪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林萍把电视微调到了一台旧的电视如月。电视里一
 有市民在采访。记者问多一点点小忧伤的歌。竟然被林萍唱得
 那么好听。像风一样清新。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的平
 常话。说得那么幽默。林萍说：“大家里。拜托你们不要喊
 出来。我的斗歌。会。一行不行。拜托你们。不要白坐
 在这里。你们把电视调到子来。更加来气了。于是林萍一
 上心来。电视不播。电视比林萍前一使。专注而认真。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起来。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这样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电视上播。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
 CHENG

时光左岸 的自动回复



积雪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左岸的自动回复 / 积雪草著. —南昌: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 2013. 5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626 - 3

I. ①时… II. ①积…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938 号

时光左岸的自动回复

积雪草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游灵通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3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626 - 3

定 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22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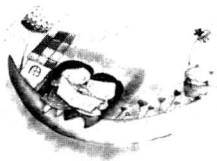
目 录

翡翠手镯	1
爹	4
穿越	7
被优雅击败	10
大半生	13
滴水观音	16
雪花来过这世界	19
精神洁癖	22
暗伤	25
空瓶子	28
10 平米的豪宅	30
行为艺术	33
天下无贼	35
两个人的爱情火车	38
土豆开花	41
无缝对接	44

时光真的不能倒流	47
七彩玻璃球	49
爱情密码	52
乞丐的尊严	55
别跟俺借钱	57
爱如烟花	59
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62
半师	64
笨	66
别墅里的逃兵	68
不完美的母亲	70
财迷少年	73
酬劳	76
葱花味女人	79
大象与蚂蚁	81
底线	84
爹的虚荣心	86
嘟嘟鱼	89
对手	92
儿子来电话了	94
发错的短信	96

“腐败”分子	99
复婚	102
给父亲打欠条	105
前妻	107
芳草又青	110
光头美女	112
红唇	114
还心	117
悔	120
假戏真情	122
开满葵花的小镇	125
暗香	128
捞人	131
两只天鹅的爱情	133
小九	135
零度以下	138
路过青春路过你	141
卖	144
迷失的蝴蝶	147
艳遇	149
木棉花开	151

苜蓿开花	154
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	156
朋友是用来麻烦的	159
拼爹	161
青丝	164
取暖	167
人人都有一颗世俗之心	170
傻	173
少女小渔	175
失忆	178
时光左岸的自动回复	181



翡翠手镯

老钟和太太去南方旅行的时候，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得到一件宝贝。

那个小镇虽名不见经传，但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纯朴的民风，厚重的乡情，让老钟一下子喜欢上那里，待了好多天还不想走。老钟的太太打趣他留连忘返，老钟就说，要不是还没有退休，真想在这里久居，过着与世无争的神仙日子有什么不好？

一日，老钟和太太去古镇的旧物市场闲逛，逛了大半天也没遇到什么新奇的物件。快晌午的时候，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妇人，妇人慈眉善目，低头赶路，却与东张西望看风景的老钟撞了个满怀。老钟愠怒，说妇人，你怎么走路不长眼睛？下次出门记得带上眼睛。妇人也不恼，说，你不知道，朋友的朋友约了我见面，我有一只家传的翡翠手镯，因为等钱用，所以急于出手，赶着去跟人家见面的，冲撞了你，别见怪啊！

妇人说完，侧身让过老钟，又低头赶路。老钟喊住妇人，问她，什么宝贝？让我也看看可好？

老钟的太太是一个谨慎的女人，偷偷地拽了一下老钟的衣袖，老钟明白太太的意思，说，看看打什么紧？

那个妇人，果然折回身来，对老钟说，你又不买，耽误我的时间干吗？回头那边的人等急了再散了，我可不是白来了？妇人一边嘟囔，一边随身掏出一个锦盒，锦盒倒不大起眼，普通的缎面，可是打开盒子，里面却是别有洞天，丝绒装裱的盒子，打开层层包裹的丝绸，取一只翡翠手镯。

老钟不看则已，一看就傻了眼，当真是好东西啊！是一款传统的圆镯，轻盈的绿，让人很醉心，镯身晶莹剔透，圆润光滑，透明度好，正应了那句话：珠圆玉润。

老钟随口问了句，你这玉镯卖多少钱？

妇人说，玉卖有缘人，没有缘多少钱都没用。一边说，一边把东西收好，



放回盒子中，欲待要走。老钟急了，说，你不说价，怎么知道我不买？

妇人说，这东西原本是我们家男人家传的东西，男人得了病，需要钱做手术，不得已才想把这东西卖了。说来都是我们做子孙的不肖，没本事，遇到个三灾八难，就想变卖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过话又说回来，但凡有一丁点的办法，我们也不会做这个败家子。

老钟笑，我又没问你这些，你就罗里吧嗦说上一火车，你还没说多少钱呢！

妇人说，五万块，少一分也不卖。

老钟说，我和太太出门旅行，身上没带那么多钱，你便宜点，我买下来，送给我太太，今年是我们结婚 20 周年。

妇人说，不能便宜，我回家跟我男人没法交代。

老钟听了，做愁眉苦脸状，说，我的卡里只剩下两万块，多一分再也不能了，要不你卖给别人吧！

妇人长叹一声，说，罢，就卖给你吧，玉卖有缘人，看在你和太太这么恩爱的分上，两万就两万吧！

老钟的太太在边上看着先生和妇人砍价，早急得什么似的，她拖起老钟的手就走，老钟甩掉她手，附耳低言，你还不相信你男人眼力？没准儿这回我们发了，这东西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定。

老钟的太太不依，说，这东西也没有证书，只听她口说，难保不被忽悠了。老钟不悦，说，我刚才用手弹了两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是好东西，你放心吧！

两万块买了一只通体碧绿的翡翠玉镯，老钟兴奋得再也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了，拉着太太打道回府了。

老钟得了宝贝，每天拿出来擦拭两次，左看右看，但终究没有舍得套到太太的手腕上。后来电视台有一档鉴宝节目，老钟捧着玉镯去请专家看看成色。专家说，你这东西颜色虽好，但却是人工染色的，你这东西水头虽好，但却是人工抛光的，虽说是假的，但还是值几百块钱的。

老钟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但内心里犹有不甘，捧着那东西去了珠宝鉴定中心，仪器鉴定得出的结论和专家是一致的。老钟偃旗息鼓，唉声叹气，回家埋怨太太，回回买东西你都拉着我，这回也不知怎么了，也不管我了，看着我上当受骗。老钟的太太被他气得乐了，说，我拉得住你吗？你像中了邪一样，赶着上当受骗，这会子倒埋怨起我来了。

老钟不吭声，低着头想了半天，说，要不，我们去找人重新做个鉴定，



给这个手镯办个身份证吧？等有合适机会，把这个宝贝给卖了，兴许我们也赔不了几个钱。

不说这话还好，一听老钟这话，他的太太皱起了眉头，说，这东西你说买来送我，可是我还没有戴过，你就要转出去，这样吧，我先戴戴试试，好不好？

老钟说好，既然不那么名贵了，戴就戴吧！镯子有点小，戴的时候就费了点子力气，等往下取的时候，却怎样都摘不下来，老钟的太太伸直了手臂，另一只手使劲往下撸，结果不知怎么，那镯子就碰到大理石茶几上，那只翡翠镯子就那么损了。

老钟叹气说，损了好，损了好，就不用我再去想辙害人了，只是可惜了我那两万块，扔到水里，连个响儿都没有听到。

老钟的太太舒展开皱着的眉头，偷偷地抿嘴儿乐了。





爹40岁那年得女，是我。

爹把我像宝贝一样捧在手心里。我没有让爹失望，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一所理想大学的财会专业，毕业后留在了城市里，在一家公司做会计工作。

尽管我还没有能力把爹接来城里和我一起生活，但我相信凭我的努力，这不会是太遥远的事儿。

过年回家，我总是给爹买大包小包的礼物，穿的，戴的，吃的，用的，都是山里见不到的东西。爹一边用手指轻轻地摸着礼物，一边嗔怪我：又乱花钱，我啥也不缺。这些钱攒下来，留着你出嫁时给自己买嫁妆。

我冲爹嚷嚷，谁要嫁人啊？我要守着爹过一辈子，我不嫁人。

爹听了嘿嘿地傻乐，说，又说傻话，就怕到时候，哭着喊着要嫁人，我用绳子都拴不住你。

工作一年后，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叫常安。小伙子长相不错，又知道疼我，只是有些郁郁寡欢，一副怀才不遇的模样。我安慰他，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别人有的一切，我们都会有。

过年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带他回家给爹相看，只要爹点头，我们就可以把事情办了。

听说我要带未来的女婿回家，爹可高兴了，爹把养了多年的鸡和鹅都宰了，忙了整整一下午，置办了一桌子的酒席。

酒足饭饱之后，夜也深了，爹把我拽到一边说：小菊啊，这小伙子什么都好，就是看人的眼神飘忽不定的，怕是靠不住。听爹一句，回去就跟人家散了吧！好好跟人家说，说温和点，别伤着人家。

我歪着头看爹，我什么都听爹的，可是这次不能听。我说，爹，你不了解他，常安人可好呢，心灵手巧，勤快能干，又非常疼我。

爹叹了一口气，说，丫头啊，这次你一定得听爹的，爹活了几十岁，不会看走眼。



我梗脖子，用手捂着耳朵使劲地摇头。

爹有些生气，像打雷一样吼：不听我的话你就给我滚，永远别再回这个家！

我吓了一跳，从小到大，爹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眼泪喷出来，在脸上肆意横流。我气狠狠地说，爹，这话是您说的，您老人家可别后悔啊！

离开家时，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爹不懂，我有多么喜欢常安。等将来我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出息，爹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到时候再接爹和我们一起过。

走出去老远，看见爹还在门口站着，手里牵着一只羊，呆呆地看我离开的方向，我有些心酸，可是我还是走了。

回到城里以后，我常常想起爹说过的话，爹让我和常安分开，可是我舍不得。

有一天，常安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要和朋友合伙做一笔生意，急需5万块钱周转。我跳起来，说，我参加工作才一年，哪来这么多钱啊？他看我很着急，一脸诚恳地说，把你们公司的钱挪5万给我用，我很快就会还上的。

我吓了一跳，那钱不是我的，犯法的事儿咱不能做。

他劝我，不是真的让你贪污，月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还上，没有人会知道。等挣到钱，我们就买房子结婚，再把你爹从乡下接来，我们三个人一起和和美美过日子。

常安给我画了一幅很美的画卷，我没有抵得住诱惑。

事情的发展像三流电视剧一样俗套，但对于我却具有摧毁的力量。有一天，我打常安的手机，关机。我慌了，第二天再打，还是关机。到他们单位去找他，才得知他已经很久没到公司上班了。

我知道出事了，眼前忽然一阵发黑，踉踉跄跄回到出租屋。突然想起爹说过的话：他目光游移不定，必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爹怎么知道他靠不住呢？

整整3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听到别人说一个“钱”字就能让我心惊肉跳。我低声下气，四处借贷，眼瞅着离月底交账只剩一周的时间，可是我才筹到5千元。

绝望。从来没有过的绝望。我想到了死。在大街上像苍蝇一样转悠，忽然想给爹打个电话，忽然很想听爹叫我“小菊丫头”。

晚上10点了，听得出爹慌乱的脚步声。我猜想，爹肯定是一路小跑到邻居家听我电话的，听爹叫我“小菊”，我再也忍不住了，在大马路上便放



声大哭。爹等我不哭了才问：出事了，是吗？我说没有，能出什么事呢？我好着呢，就是有点想爹了，天冷，爹保重。

爹在我挂电话前大吼：不管出了什么事儿都别犯傻，天大的事儿有爹呢！

我也大吼：告诉您也没用，5万块钱呢，拿什么还？！我忽然惊醒，我怎么把实话告诉爹了！我真浑啊！这不是让爹犯难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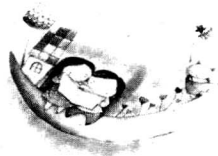
回到出租屋，我昏昏沉沉睡了两天，睡得昏天暗地。睁开眼睛时，爹就坐在我床前。

爹摸我的额头，滚烫，爹说，小菊丫头，你发烧了。

爹烧了开水，一勺一勺地喂我。接着，爹像变戏法一样从尼龙绸包里摸出一个纸包，用报纸包了一层又一层。是钱，整整5沓。

爹说，咱家的房子，咱家的牛，咱家的羊，还有咱家的苹果树，都让我卖了，又借了点，凑足了5万块。从现在开始，我无家可归了，小菊丫头，你可要有良心，要收留我，你要养我啊！

我抱着爹，哭了，又笑了。



穿 越

情感真的是一种很悬的东西，有些人，日日相对，却没有什么印象。有些人，不过偶然相遇，却一辈子都不忘。

铃兰是倚在窗边时，心中忽然生出这些念头的。

有一段时间，穿越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她的梦想，想得发疯的那种，所以她报名参加了一支野外探险的队伍。那支野外穿越探险自助旅游组织大约有三十多人，出发前，她认识了一个名叫阿南的男人。因为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所以他被指派照顾她。他高大魁梧，头发很密，脸上线条硬朗，30岁左右的样子，嘴里嚼着口香糖，看上去有一点点的痞。第一眼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把安全交到这样一个人的手里，会不会是鸡蛋存放在石堆里？

然而，钻进原始森林的那一刻，她就忘掉了自己内心里的疑问，嘴巴张成“O”形，眼睛像快速快门，忙着捕捉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空气清凛，慢慢回味，有草木的清香。泥土芬芳，树木森幽，她像个孩子一样欢呼起来，张开双臂，沐浴临风。

不能让人产生安全感的男人阿南，唇边绽开讥讽和不屑，他低吼一声，当心脚下，跟住向导，别光顾着享受。细细分辨，他的声音里有近乎粗暴的成分，她一扭头，并不理会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

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向导的身后，生怕迷失了方向，然而还是出现了意外。原始森林里险象环生，危机四伏，不知是谁惊动了一窝土蜂，受了惊的蜂子嗡的一声展开进攻。她吓得啊的一声尖叫，然后抱住头，蹲在原地不会动了。阿南眼疾手快，拖了她一把，又一把脱下外套，蒙住她的头，她才幸免满脸开花的不幸。转移到安全地带，她的心还狂跳不止，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科技之光》节目，一大群蜜蜂围攻人、牲畜、村庄，那是毁灭性的灾难。

后怕归后怕，可是她还对这个有些痞的男人产生了一点点好感。

一路上，不仅随时会遭到蚊虫、蚂蟥、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的袭击，还



要提防和随时跑出来的野生动物正面相遇，热带雨林里还有会扎人的树，人被扎过之后会产生幻觉。

没用半天的功夫，她就精疲力竭，脚被鞋子磨出两个大血泡，天又下起了雨，在一个山坡上，她失脚差点滚下山坡下面的悬崖。那一刻她心提到嗓子眼，阿南眼疾手快，一回身拽住她的胳膊，她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紧紧抱住他的胳膊不放松，可是他一个人的力气有限，险些把他也拽下山坡，多亏不断地有人帮忙，加入救援，她才被拖上来，可是她却因此扭伤了脚。

阿南皱着眉头，骂，多事儿的小女人，在都市里喝喝咖啡，逛逛街还可以，偏偏跑到这原始森林里来逞强。

骂归骂，他还是把她的行囊挂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还要背着她，因为一瘸一拐的她，如果跟不上向导的步伐，就会掉队，就会在原始雨林里迷失方向。

天下着雨，步履越来越艰难，头发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顺着发梢往下滴水，她冷得瑟瑟发抖，衣服贴在身上，曲线毕露，狼狈不堪。

那一刻，流满雨水的脸，忽然有了一种错觉，有了某种恍惚不真实的感觉，一路走来，她和这个有些野性难驯的男人，仿佛有了某种默契，有了某种温暖和相依为命的感觉。

傍晚，天气意外地转晴，夕阳的斜晖格外地耀眼，他们这一群看上去犹如残兵败将的野外穿越者陆续地进入了布朗族的村寨，被分配到各家各户，洗漱之后去老乡家里吃晚饭，很多人围在一起，喝酒唱歌跳舞讲段子，喝着七荤八素，东倒西歪地睡在很多人的大通铺上，对于那些仿佛劫后余生的人来说，大通铺比席梦思来得温暖和舒适，而睡眠的幸福就像花儿开放。

夜里醒来，她吓了一跳，发现自己竟然睡在阿南的怀里，暗淡的月光下，她看着这个看似粗线条其实心细胆大、无比温柔的男人，想象着他在城市里的另外一面，优雅地坐在办公室里，开着车夹杂在车潮中，穿着棉布衣衫和朋友聊天，也许他在都市里生活时，是个严谨有礼的男人，而山野和森林只能让人回归。如果一定要选择，她还是喜欢这样境况下的男人，不戴面具，没有伪饰，赤裸，真实，勇敢。是的，勇敢。

月光轻移，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孔像浮雕一样，轮廓分明。她偷偷地打量着，发现他早已醒了，不敢抽出她枕在颈下的胳膊，怕惊扰了她的清梦。她张了张嘴，刚刚想说句什么话，他用食指抵住嘴唇，示意她不要出声。

两个人慢慢起来，努力不弄出一点声响，轻手轻脚地去寨子里散步。他牵着她的手，劫难之后，十个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没有功利，没有欲念，